

新學制小學校高級用

新撰國文教科書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撰教科書

小學校用純文言之

商務印書館出版

自學制後小學改用語各地學適應要求仍用文言者本館於此有編撰授經師據新印學課用文言輯「新撰教科書」全份以備採用

一 新撰國文教科書

接所得之經驗與閱據所發之知言聯爲一氣以養成實用之智能文字淺顯間列韻文每冊有彩圖二幅

- | | | |
|---------|----|----------------|
| 新撰公民教科書 | 四冊 | 各六分 |
| 撰公民教授書 | 四冊 | 各一角五分 |
| 撰國文教科書 | 四冊 | 各一角 |
| 撰國文教授書 | 四冊 | 各三角 |
| 撰歷史教科書 | 四冊 | 前二各八分
後二各一角 |
| 撰歷史教授書 | 四冊 | 各二角五分 |
| 撰地理教科書 | 四冊 | 各八分 |
| 撰地理教授書 | 四冊 | 各三角 |
| 撰自然教科書 | 四冊 | 各八分 |
| 撰自然教授書 | 四冊 | 各三角 |
| 撰算術教科書 | 四冊 | 各一角二分 |
| 撰算術教授書 | 四冊 | 各三角 |

新撰國文教科書第三冊目次

一	明日歌
二	札記三則
三	勞工神聖
四	工讀主義
五	富蘭克林之少年時代
六	黔之驢
七	木瓜
八	惜時
九	參觀圖書館記
一〇	於心安忍！
一一	擲石
一二	改良監獄之功首

一三	兩慈善家
一四	辯論會記
一五	富翁
一六	風雨
一七	惜物
一八	節用
一九	爲小失大
二〇	日常衛生法
二一	空氣與人之關係
二二	睡眠
二三	林木之益
二四	牧童

二五 引力汽力之發明

二六 問之日光

二七 亞幾米德

二八 臥龍行記

二九 西湖

三〇 武夷山

三一 田園都市

三二 遊山樂

三三 埋蛇

三四 記車中所見

三五 歧路亡羊

三六 有恆

一

三七 爲學

三八 漆賈

三九 勤惰

四〇 與子紀澤書

四一 檢衣詩

四二 賣油翁

四三 彫刻家——戴達

四四 四瞽

四五 此有所囿也

四六 鳩佔鵲巢

四七 燈塔

四八 如夢令

新撰國文教科書第三冊

一 明日歌

明日，日之未來者也；雖然，今日一去，明日卽來，流光如駛，明日成今日，轉瞬間事耳。世人不察，今日之所爲，常諉諸明日；明日復明日，縱有百事，幾無一成；此因循之惡習，影響於個人社會者非小也！昔錢鶴灘嘗作明日歌，錄之如左：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人生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二 札記三則 陸世儀

臥病而起，靜坐調息；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因以息

候之；凡再呼吸，而日光盡矣！因念逝者之速如此，人安可一息不讀書，一息不進德，爲之悚然太息。

人一刻不進學，對草木亦皆可愧。館中有隙地，種蔬，不數日，已長成矣；因感記此。

予十八九時，有志用世。每隆冬讀書，至四鼓，體極寒，不能寐，則起舞劍；一再行，體熱如火，然後就臥，枕席俱溫矣。今四體倦怠，漸成老翁！爲之志慨。

三 勞工神聖

勞工二字，範圍甚廣；勞力者謂之勞工，勞心者亦謂之勞工。

勞工之生活，無不有關於社會者也；農人種糧，工人製

作之，商人轉運之，著作家出其智力，爲各業謀發展之方；雖所事不同，其爲社會上之重要分子則一。

勞工又互相輔助者也；我之所爲，人實賴之，人之所爲，我亦賴之；羣策羣力，日進無疆，個人之獨立由於是，社會之進步由於是。若夫遊惰之民，生利不足，分利有餘，直人羣之蠹耳。語有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彼勞其心力，以孳孳終日者，固不僅圖一家之溫飽已也；勞工之關係，顧不大哉！是之謂勞工神聖。

四 工讀主義

生天地間而爲人，孰能不學；上焉者專精一科，下焉者亦宜有普通知識。惟是年長多務，常少求學之時間，經濟困難，更

無求學之希望；欲濟二者之窮，不可不倡工讀主義。

工讀主義者，且工且讀之謂也；以工作所得，補助學資，以學業所得，改良工作，兩相需而兩相成，所以促進文化，扶助獨立生活者，於是乎在。

工讀主義，古之人有行之者：漢之匡衡，明之楊繼盛，皆是也。今則求學益便：學校多設選科；爲勞工貧民專設之學校，又復不少；志學之士，可勿慮經濟時間之不足矣。

五 富蘭克林之少年時代

富蘭克林，美國鼎鼎有聲之學問家也。家甚貧，年十歲尙未入學校。其父以製燭與皂爲生。富氏恆爲之助，或家居剪燭，或出外賣皂，稍暇，卽讀書。父或與之錢，累積以購書。閱後，卽售

去，而復易新者。

尤可紀者：富氏求學，非專恃乎書本；凡有接觸，莫不覃思精研，求其究竟而後快。其父常攜往參觀各工場，回家必將所觀，一一見之試驗；或默默沉思，時有所得，竟日忘倦。

年十二時，其兄自英回，開設印書館。父即命入館爲生，富氏勉力異常，得暇，即勤讀如故；時就肆中購所出書，入夜閱讀之，無他事也。數十年如一日，未嘗或有間斷，時或未畢一書，竟弗寢。翌晨，肆門方啟，彼可復得一新書矣。

富氏購書之資，半係膳費之所節；故每飯所啖，僅「蘿蔔乾」數根而已！

六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慤慤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七 木瓜 詩經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八 惜時

東方之諺曰：「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西方之諺曰：「一時者，金也。」

勿論所治何業：商得贏，工得值，農得穫，咸積時刻之勤勞，以致之。然則光陰者，果黃金矣。

借金而不還者，固耗人之金；若與人期久不至，令耗其時刻，亦猶取人之金，而負約不還也。

借金不還，則必愬之於理；爲人爽約，而坐耗吾黃金之時，在法不能理也。天下負人之人，至使人無可伸愬，寧非大悖公德者耶？

故與人期，及期而不至；其損害之鉅，無有紀極。譬如約會者百人，卽浪費此百人之時刻，其所值不知凡幾！嗚呼！以一人

之怠緩，乃損耗其同輩若是之鉅，可不戒乎？

彼資財之偶失，有更來時也。光陰一去，於何索之？雖悟後振刷；然來者爲後此之光陰，非復前此之光陰！故光陰之可貴，爲一己計，當惜之；爲衆人計，尤當惜之！

九 參觀圖書館記

學校之中，六日讀書，一日休息。方其休息，或閒居，或出遊，從容自得，意至樂也。而休息日之樂，尤以參觀圖書館爲最。館距吾校一里而近，本某君別業，捐之以爲館。更出其家藏舊書，皮置其中；復經學界諸君子，醵資購置應用圖書。於是新舊冊籍略備，往而觀者日紛紛也。

某日以休息之暇，偕二三同學，前往參觀。入其門，院宇淨

潔；登其堂，几案整齊；壁挂圖；架插書；分別部居，罔不井井。或取觀，或繳還；咸有司者。而觀書之人，亦皆靜肅無譁，人人各如其意而去。余亦借閱一二冊，以廣平日之見聞焉。

夫博觀約取，學識日進而不自知；誠於休息之日，輒縱覽其中，則精神之樂，豈不勝尋常遊觀萬萬哉！



一 於心安忍！

大雄自校歸，見一大樹，橫臥道旁，因思我本欲置杖，此中或有材乎；遂趨而覓之。

大雄覓杖材未得，乃得一穴，中有小栗鼠四，相與枕藉而臥。大雄驚喜，卽一一取出，以巾裹之，舉步欲行；忽念母鼠歸家，不得其子，必悲痛異常，人已毀其巢，我又取其子，於心安忍！思

至此，急返鼠於穴，而隱身樹後以覘之。

居無何，一灰色之大鼠，跳躍而至；見樹倒地，驚甚，急趨穴視子，則子皆無恙，乃啾啾而鳴。旋見其或出或入，躩蹠道中，狀甚忙迫；終乃去而不返。大雄起視之，則穴無一鼠，始知其已得新穴，盡攜其子而行矣。

大雄歸，細思其事，中心滋適。

一一 擲石

一老人立門外，見一兒以石擲鳥，急止之曰：「孺子勿爾！此石且反觸而傷汝心。」兒曰：「吾擲石準，安得反觸？」老人曰：「孺子來！吾語汝：當吾少時，亦能擲石，發無不中。後爲人傭，其家有燕，巢廡下七年矣，春來秋去，素不忤人，人亦不之忤也。」

一日向晚，燕自外歸，吾適見之，急投之以石，石發而燕墜，視之，已死！其偶在巢中，日夜悲鳴；主人夫婦惡吾忍，不與我語者累日；而吾亦悔恨不置。今見爾擲石，吾憶及前事，猶戚戚然也。孺子乎！此非石之反觸而傷心乎！

兒聞言，立棄其石。

一二 改良監獄之功首

十八世紀以前，歐人待獄囚，如遇畜類；獄囚不復有生人趣，益獷悍不可近。

英女士懿律勃斯者，秉性仁慈；嘗以改良監獄爲己任。其語人曰：「人性不相遠；囚亦人也，而率意荼毒之，則怨毒之餘，欲其悔過遷善也難矣。」因集合同志十餘人，設一學校，以教

囚之不識字者，更設勸工場，代囚謀生計；又時宿獄中，以調護而周恤之。久之，囚皆感化。

女士見工效已著，乃徧說有司，推行其法於全國；未幾，列邦亦聞風興起。今則歐洲監獄，已大改良矣；推本窮源，女士實爲功首。

一三 兩慈善家

甲乙二人，各居一村，皆富有資財；又皆以慈善家聞。然甲以行善罄其資，村人亦貧；乙之村人，皆能自贍，而其富如故。甲異焉，乃踵門問之曰：「吾與子皆力行慈善，而成效各異，何也？」乙曰：「君之所謂慈善者何歟？」甲曰：「吾以施與爲主；歲寒施衣粥；年凶賑錢穀；途遇丐者，必投以錢；凡求助於吾者，必有

以應之；而待施者益多，吾家亦益困。」乙曰：「惡勞好逸，人之常情也；君使人逸，不使人勞，人以爲溫飽可坐致，遂相率不事事；此待施者所以益多，君家所以益困也。」甲因問乙：「君則如何？」乙曰：「吾設平民學校若干所，而所收學費甚廉；又設工廠若干所，使自食其力；苟非老弱殘廢者，不能不勞而獲。故村人皆有恆業，不虞凍餒；而吾之所費，亦有限矣。」甲大稱善。

一四 辯論會記

本校設立辯論會，所以交換智識，習練口才也。

某月某日午後七時，在本校第二教室開第三次辯論會。論題爲乞丐，照章分正反二面：正面以乞丐當給予金錢，反面以乞丐不當給予金錢。辯論員凡六，正反面各得其半，已先日

簽定。公推某師爲評判員，餘則不論教職員及同學，均爲旁聽。時既屆，首由某君登臺，循例報告。次辯論員就正反兩面，相間演說，而限以一定之時間，蓋豫防無意味之辯駁，徒耗光陰也。正面所主張者：大致謂爲人而至行乞，已入於最困苦之境；金錢本儻來之物，以我有餘，資彼不足，實爲最正當之慈善主義。反面之主張：大致謂天之生人，決不致無自謀衣食之能力，爲人而至行乞，實彼自取，給予金錢，反養成依賴根性，何慈善之足云！兩方辯論，滔滔不絕，理由均極充足。

未幾，辯論終結，評判員宣告反面某君優勝。其理由則謂近世人心險詐，不予乞丐金錢，或可激發其自立之志；且某君演說，聲音宏亮，態度雍容，特列於第一云云。宣告既畢，聽者均

拍手贊同。

予乃退而爲之記。

一五 富翁

富翁某，偶立門外，一人過而求食；翁見其布衣芒屨，粗率不文，因厲色拒之。其人曰：「吾從遠道來，飢渴甚，卽不得食，幸乞杯水。」翁愈怒，不應。其人注視久之，徐行而去。

其後翁入山行獵，因逐創獸，迷失道；見一草舍，叩門而問之。主人曰：「日暮途遠，山多狼虎，曷就我宿？」翁大悅。主人遂邀入室，飲以陳釀，饗以鹿脯，執禮甚恭。翁心德之。

明旦，翁行；主人荷鎗前導，行數里，主人止步，謂翁曰：「此去多大道，離君家不遠，君當辨之；我知君頗稔，君或不識我，今

且別矣。』遂去。翁聞其言，愕然良久；忽悟此卽曩昔求食之人也，急返身謝之，其人已不知所往。

一六 風雨 詩經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一七 惜物

天生萬物，各呈其用，而人則使用萬物者也。惟物力有限，人工辛勞；用物者苟以暴殄出之，則物力人工皆有窮時。

宋王黼爲相時，宅與一寺隣。其廚溝中，常流出雪色飯顆，累累不絕。寺僧取之，洗淨曬乾，積成一囤。後黼以誤國獲罪，與

家眷拘囚寺中。絕糧。寺僧卽用前米，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香美。僧指國中乾米曰：『此皆相公廚溝流出者。』黼聞之，不勝歎悔。

夫王黼後日之所食，卽前日所狼藉而棄置者也。當其富貴僭奢，安識異日窮餓時，廚溝流出之飯糗，乃足以療其飢乎！然非寺僧爲之囤積，則并此且不能得。物力之不可不愛惜也如是。

一八 節用

天下之事，出於人情所同惡者：曰失業，曰疾病，曰死亡。失業疾病，或可倖免；若死亡，則無智愚貴賤，皆必不可逃者也。夫人既不能免不幸之事，必先爲吾身及倚吾身以存活者，預計

其衣食起居之途。故宜以正道而取材，以節儉而用之；抑金錢之爲物，不徒以給衣食，且以保名譽，及其自主自立之權也。

威靈登，英之公爵也。自置帳簿，詳錄其收納之數。嘗謂人曰：『負債者，所以化自由人爲奴隸。故予雖屢迫窮乏，決不借一介於人。』

華盛頓善理事務，不忽小節；故其治家也，雖毫釐之微，苟踰常度，必嚴覈之。蓋欲恃己產以謀生存，俾不失正直廉節之行也。及爲美國總統時，身居高位，亦復如故。

一九 爲小失大

有村居者，屋外築短籬；籬門無栓，不能扃，村人出，恆反閉之；然風過，則門立闢。

其妻謂之曰：「籬宜得栓；不然，恐有他虞。」村人曰：「置一栓須費百錢，不如其已。」

一日，肥豕突出籬門，直趨林際；村人往追之。時妻方熨衣，女方調羹，聞聲皆出。

無何，村人以追豕不得，率其妻女，趑趄而歸。比至家，妻視所熨衣，則已燬矣；女視所調羹，則已涸矣。乃相率尤村人曰：「汝惜百錢，寧置籬勿栓，今所失者，又何止百錢耶？」

諺有之：「爲小失大。」其村人之謂乎！

二〇 日常衛生法

(一) 天明卽起，步行曠野樹林間，行深呼吸十分鐘，並作運動十五分鐘，以活動血脈。

(二) 飯不過飽。

(三) 不食雜物，既節金錢，復可使胃中易於消化。

(四) 每日下午課畢，靜坐半小時，以調攝身心。

(五) 每日起床時，即行大便一次。

(六) 不晏起，不遲臥；起臥有時，作輟有時。

(七) 勤沐浴，每星期至少二三次。

(八) 常灑掃庭除，或作短時間之工作。

此某生之日常衛生法也。某生身體素弱，自依上法實行後，漸覺強健，至今日行數十里，足不疲倦，消化增強，食量漸加。由是可知衛生之可以却疾病，強軀體也。吾人豈可忽之哉？

二一 空氣與人之關係

物有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而爲生人所不可須臾離者，其惟空氣乎！空氣雖無形聲，雖無臭味，實與人有極大之關係。飲食之重要，盡人而知之；然數日不食，猶不至死，惟空氣一斷，無不立斃；是空氣尤較飲食爲要也。蓋人之官能，莫重於呼吸；空氣不通，則呼吸不靈，呼吸不靈，其生命又安得保全者？是故善衛生者，居室必多開窗戶；睡眠之時，不以被蒙首；而又以其餘暇，遊行於空曠之地；其所以爲流通空氣計者，至周且備。彼足不出戶庭，終日伏處案頭者，雖欲求身體之健康，烏可得哉！

二二 睡眠

休息之久且溥者爲睡眠，睡眠少則神經受病，久則身體

疲乏。小兒眠時宜多，日約十時，或至十二時；年長之人，日約七八時；老人則五六時耳。

日光爲養生所必需，故睡眠宜夜不宜晝。若俾晝作夜，寢興失時，久之，精神必衰耗，疾病滋生矣。

睡眠之宜忌，約有數端：臨睡之時，用思太過，則恐妨眠；食物太多，則恐傷胃；衾枕之屬，宜溫煖而清潔，所以使身體舒泰也；熄燈就寢，所以防炭養氣也。至於窗戶宜啓其一二，以便空氣之流通；如恐風大易受寒，則啟其側面者可耳。

二三 林木之益

庭前古木數本，高出檐際，夏日濃陰滿地，人居其中，恆覺清爽。

種樹道旁，冬可禦寒風，夏可蔽烈日。其蒼翠之色，尤爲悅目。

口鼻呼出之氣，中含炭養，溷入空氣中，若復吸之，傷身實甚。惟植物常吸炭養，以資生長。故林木茂盛之地，空氣澄清，最宜居人。

深山之中，林木萬千，枝葉蟠鬱於上，樹根盤踞於下，遇雨水奔流，能殺其勢，使徐緣山谷，以入平地。故林木茂，則水患減。林木多處，氣候較冷，故水氣恆凝，易於成雨。是林木者，又能止旱者也。

木之用最多：可以作宮室，建橋梁，製器械，充薪炭；所生果實，又足爲食品。善培植之，利莫大焉。

二四 牧童 僧隱巒

牧童見人俱不識，盡著芒鞋帶蓑笠。朝陽未出衆山時，露滴蓑衣猶半溼。二月三月時，平原草初綠；三個五個騎羸牛，前邨後邨來放牧；笛聲纔一舉，衆稚齊歌舞；看看白日又西斜，各自騎牛又歸去。

二五 引力汽力之發明

奈端見蘋果落地，遂發明引力。瓦特見壺蓋因水沸而自開，遂發明汽力。

夫果在空間，不上向，不旁達，而獨下墜，是下必有引之者；汽騰而蓋開，是汽必爲有力者；其理易明，其事易曉。然人見墜果，莫之奇也，見開蓋而莫之察也；此奈端瓦特二人，所以獨享

大名於千古也。

蓋天下至奇之事，無非至庸之事也。自然之現象，隨處可見，悉心以研究之，莫不有至理存焉；習而不察，斯學術無進步已。彼奈端瓦特之有所發明，亦惟善用其腦力耳。

二六 問之日光

富蘭克林就食友家，女主人獻咖啡一杯，冷不適口。女主人慚曰：『此僕人未拭咖啡壺使然耳！壺穢若是，咖啡安得不冷？』富氏聆此言，思潮勃發，常設想曰：『苟黑色物類比白色者易冷，則其受熱之理果何如者？』此一問題也，念茲在茲；而析疑答難，既乏其人，疑團不破，心滋不快。忽念若借日光作試驗，或可解此難題。又樂不可支，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某日天寒大雪；山之巔，水之涯，樹之枝，屋之頂，頃刻盡成爲銀世界！而不畏寒之日光，忽又徐徐從雲際出現。此時富氏試驗之精神，不可抑遏；卽取黑衣白衣各一，覆雪地上，人見之奇駭，或曰：「富氏瘋矣！衣覆雪上胡爲者？」或曰：「衆莫輕視！彼又作一種試驗矣！」良久，富氏拾白衣，而細視其地；繼拾黑衣，又細視之。乃對衆笑言曰：「黑衣所蓋之雪，溶解較快，此豈非黑色較白色易受熱之證乎？」

衆遵其言，故夏季常戴白帽，穿白衣；拒日光也。冬季反其道而行之，迎日光也。

二七 亞幾米德

亞幾米德，歐洲上古之數理名家也。於科學原理多所發

明，其最足令人紀念者，厥爲水壓力原理。相傳叙拉古開羅皇帝定製金冠，冠成，王疑其雜銀也；然權其輕重，又與原金符，無以罪之。王心終未能釋然；因命亞氏辨其真僞；——然不破金冠，則無以斷定，亞氏甚難之。

一夕，入浴，縱體盆中，盆水流溢，覺身量減輕；乃忽悟曰：『物體入水，所排去之水，必與其物之體積相等。』

卽奔出浴室，直入王宮，謂王曰：『臣能驗之矣！請王製金銀毬各一，其重皆與冠等，先以器盛水，置金毬其中，視水所升處，刻而記之；次易以銀毬，銀毬之重雖與金同，然體積較大，水升自較高，又刻而記之。然後以冠置水中，冠爲金製，則水所升處，必與金毬等；冠爲銀製，則水所升處，必與銀毬等；若爲金銀

合製，則其水必升於二者之間。」王如其言試之，冠入水後，水所升處，適在金銀毬之間。於是告王曰：「是冠雜銀已過半矣！」召匠詰之，具服其罪。

二八

臥龍行記

宋王十朋

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

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炤人道旁，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

寺有茶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巖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

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二九 西湖 明袁宏道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煙，爲夕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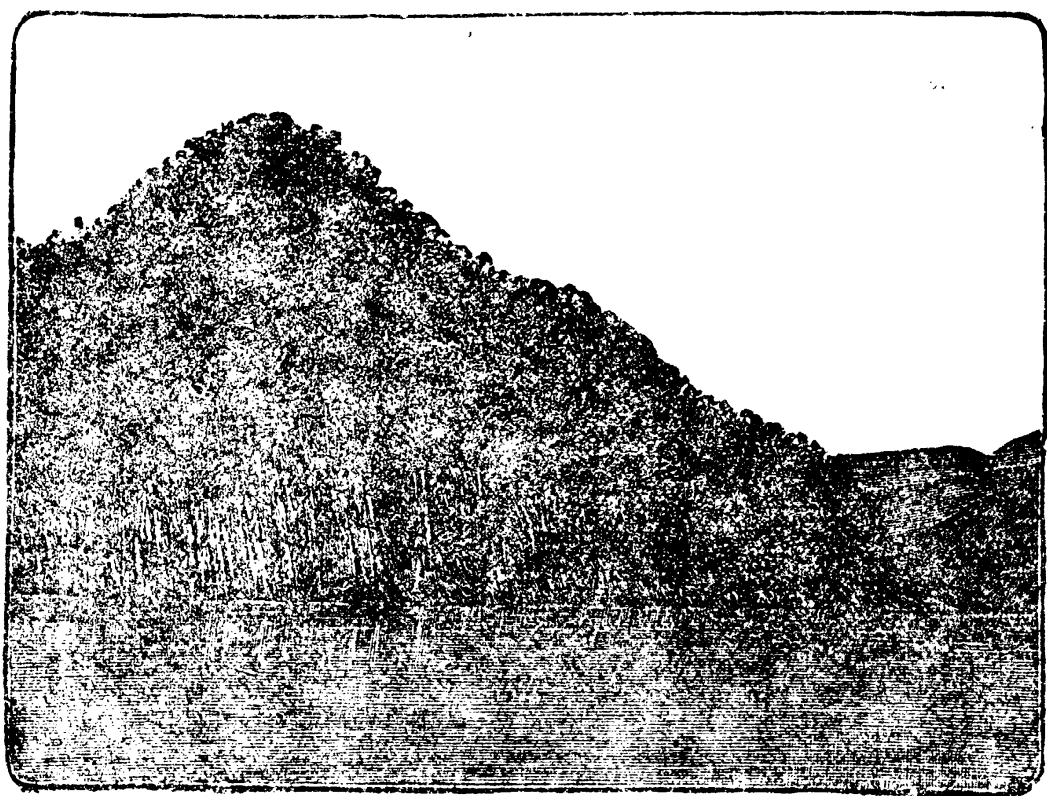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簣數爲予言：「傳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

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三〇 武夷山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流湍激，助作聲響。遊者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

九曲之遊，自幔亭峯始。二曲而至玉女峰：石色紅潤，望之有姝麗之態。



山 夷 武

三曲而至小藏峯。

四曲而至大藏峰，雙峰並峙，峰前皆臨澄潭，清澈可鑒；穴中藏柱栱百千，橫斜參差，故名。

五曲爲隱屏峰，石壁摩空，如神斤鬼斧，其麓則朱文公書院在焉。

六曲爲天游峰，上有天游觀，一覽亭，爲武夷絕勝處。
七曲爲天壺峯，峯巒環抱，中有石泉，溪北諸峯，以此爲最高。

八曲爲鼓子峯，倚崖爲屋，峻絕開豁，溪山一覽無餘。
九曲而至星村渡，溪山盡於此矣。

三一 田園都市

人民宜分布於農村，不宜集中於都市；自重商主義，盛行於世，人民豔於末利，皆以逐什一爲務；於是田園荒蕪，蒸民不粒，生計益困，風俗益卑，天昏瘴疾益多。識者知都市集中之非計，遂盛倡田園都市之說。

田園都市者，以調和都市農村爲主旨。於都市則祛其湫隘囂塵之狀，使得農村清新之意味；於農村則仍其田園風日之清佳，而潤色以都市之文明；蓋一以調節都市過度之繁盛，一示人民以田家之可樂也。我國人民，漫焉不察，徒以歐美各國之富強，由於工商之發達，遂羣以振興市面爲至計；不知農村都市不調和，其弊實有不可勝言者。試觀天津上海，非我國市面之最振興者乎？然風紀之壞，貧民盜賊之衆，死亡疾疫之

多，亦以此二地爲最。然則田園都市，非今日之急務也哉！

三二 遊山樂 徐大椿

到山中，便是仙。

萬樹松風，百道飛泉；更得那野鳥呼人，引我到僧房竹院，
異草幽花香入骨，奇峯怪石峭隣天。

一步一回頭，景象時時變；越走得路崎嶇，越顯得精神健；
到了那山窮水轉，又是個別有洞天，清風吹我塵心斷，不知今
夕是何年！

遙望着牧豎樵夫，洗足清泉；與他言，竟不曉得唐宋明元；
直說到日落虞淵，借宿在草閣茅軒；兩前茶，澆一碗青晶飯；越
頭看，只見藤蘿月，却掛在萬壑尖。

三三 埋蛇 賈子新書

孫叔敖少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

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

其母曰：「今蛇安在？」

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

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人聞之，皆諭其純仁也。

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三四 記車中所見

學校春假，予因於假期中，作杭州之遊，七時赴車站，購票

登車。在車中數小時內，默察各乘客，頗有令予感喟者，予因約略記之：

車內乘客，有高聲咳嗽，吐沫噴人面者；亦有一人據兩座，雖經後來者苦求相讓，而置諸罔聞者。此種舉動，雖屬細微，然於公衆道德，未免有損。

車之側隅，坐一洋裝少年，裝束類學生，手書而誦。時立於其旁者爲一鄉人，手持笨重之竹篋。偶不經意，觸少年膝上。少年怒之以目，破聲大罵。鄉人亟謝過不遑。少年不答，且嫌其喋喋不休，擊之以掌，其聲脆然。此等誤犯，時所不免，彼鄉人知過謝罪，即可休矣。少年乃以武力相向，不亦甚乎！今之青年，日日言平等博愛，而於此小事，尙不能言行相顧，況其他大焉者哉。

三五 歧路亡羊 列子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
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

鄰人曰：「多歧路。」

既反，問：「獲羊乎？」

曰：「亡之矣！」

曰：「奚亡之？」

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故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心。

三六 有恆

有種樹者，樹茂而果繁，他人莫及焉。或問其術，則曰：「吾無他巧，但識物性，辨土宜，培壅有道，灌溉以時耳。凡人於初植者，恆朝夕審視；吾聽其自然，若不以為意。植之既久，人已厭忘，吾則加勤焉。」

故勤勉之道：無他，在有恆而已。良馬雖善走，而力疲氣竭，中道即止；駑馬徐行弗間，或反先至焉。是故舉一事，學一術，苟進取不已，必有成功之一日，在善用其精力耳。今人或有志於學，一旦發憤，不分晝夜，數十日後，怠心漸生，終以廢學。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此之謂也。

三七 爲學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見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若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之，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三八

漆賈 劉基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

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商於吳，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

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

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

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

三九 勤惰

有紳士家於鄉，薄有田產，歲入租可五百金；然終日不事，負債日重。久之，乃售其產之半，以償宿負。餘則假之一農夫，歲令納租二百金，以二十年爲期。農夫如約納租，不待督促。而紳士歲入既減，益不給。期既屆，農夫往問紳士曰：「君欲賣此田乎？」紳士訝之，曰：「汝豈欲自購之耶？」農夫答曰：「價果

相宜，而吾力所能爲者，則固欲得之。」紳士曰：「此予所不敢信者也！昔予田園倍是，又不納租於人，卒以生計艱難，售其半，又以半租汝。今汝年償予二百金，豈尙有積蓄，以購吾產耶？」農夫曰：「是不足異，足下橫臥於榻，以衣以食；僕則早興夜寐，勉吾穡事，夫婦父子，戮力同心，無敢怠荒，此僕所以異於足下也！紳士感其言，深自懊悔，然積逋既重，不得已，竟以田歸農夫。」

四〇

與子紀澤書 曾國藩

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卽家庭之福。

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

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卽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

余平生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

余嘗觀星剛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剛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四一 檢衣詩 張謇

北風動庭樹，落葉浩如雪。遊子身覺單，檢衣輒嗚咽。遊子還家時，襦袴垢且裂。垢者忽以澣，裂者忽以綴。澣斯復綴斯，不聞慈母說。遊子計出門，終歲十常七。還家慈母劬，出門慈母憊。念此心孔傷，淚下不可掇。遊子眼中淚，慈母心上血！

四二 賣油翁 歐陽修

陳堯咨善射，當世無雙，亦頗以此自矜。

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堯咨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

堯咨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非敢輕公射也；

以我酌油之經驗，故知公爲手熟也。」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溼。因曰：「此亦無他，惟手熟爾。」

堯咨笑而謝之。

四三 彫刻家——戴逵

佛入東土，乃興造像。然漢時形制未工；至晉始有善其事者，戴逵是也。

逵，字安道，善彫刻。曾造無量壽佛木像，高一丈六尺，略成，陳之於外，已則潛坐帷中，密聽衆論，審其褒貶，詳修損益。凡三年乃成。其時有印度所獻玉像，顧愷之所畫維摩詰，與逵所造瓦官寺之佛像五軀，並稱三絕，著聞於世。

蓋真正之藝術家，於其所經營之藝術，必具有深切之趣味，舉凡宇宙之事，莫之或易，而惟吾之藝術是好，鑄之不舍，學之不厭，然後乃能成其卓絕之藝術。若達之潛心磨刻，三年不懈，可謂有深切之趣味者矣；故能爲我國有名之雕刻家！

四四 四瞽

印度某村，有瞽者四，自謂能辨隱微之物。一日，四人立道左聚談，聞有聲蹺然而至，詢諸人，知爲象也。其一人曰：『象形究何若，吾曹未之審，今可以知矣。』皆曰：『然。』於是相繼至象前，捫其體而測其形。

四人者，一頤而長，捫及象之側面，上下左右，摩挲殆遍，覺塊然一物而已；一短而小，附象之前足；第三人則握象鼻；第四

人僅觸象齒。

既而各舉其所接觸者以斷象之形似：頤而長者曰：『象之形，蓋若牆也，廣而平，如高岸然。』短而小者曰：『象體若樹幹，汝以爲牆，謬矣。』握象鼻者曰：『象之形，非牆非樹，實類水管。』觸象齒者笑曰：『汝等皆誤，以吾所知，象乃一潔潤無比之長棍也。』

四 訾囂然辨，紛呶不已；聞者爲之啞然。

四五

此有所囿也

呂氏春秋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鄰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

其人不悅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與之鄰哉！』此有

所囿也！

鄰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

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嘗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

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囿也！

夫人有所囿者，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故凡人必別囿然後知。

四六 鳩佔鵲巢

老鵲營二巢於樹上，使二子居之。未幾，老鵲死，二子各居一巢，甚安焉。

一鳩自東方來，見鵲巢而悅之。因陽爲恭順，往見小鵲曰：「美哉居乎！雖有大風雨，亦不足畏矣。願君等年皆幼稚，獨居廣廈，不虞強暴之侵陵乎？」

小鵲曰：「君言良是。吾等固憂之。」

鳩曰：「胡不覓同居者以備之乎？」

小鵲曰：「吾等固亦作是想，願一時安得可恃者！」

鳩笑曰：「我固多暇，如蒙相委，願竭其股肱之力。」

小鵲自思，此計誠得；然鳩非我族，終當三思。因謂鳩曰：「承君美意，感甚。願茲事體大，一時不能決，容徐圖之！」

鳩見無隙可乘，卽展翅飛去。

無何，鳩又來，攜食品甚夥，令小鵲覘之，曰：「爾等倘與吾

同居，願常餽此，效微勞焉。爾等以爲何如？

是時一鵲待食正殷，亟欲許之；小者殊慧，知鳩非善意，不可。其一不聽，竟許之。鳩樂甚，卽入鵲巢居之，不肯復出。

越數日，小鵲將出遊，謂鳩曰：「請嚴門禁，毋使凶人入也！」鳩連應曰：「余在，何害；爾等切勿以此爲念！」

鳩見小鵲已遠去，卽返故巢，悉攜小鳩至，據二巢而有之。小鵲歸，覩此大驚。老鳩躍出厲聲言曰：「爾等來此何爲？不迅離此，禍將至矣！」

哀哉鵲也！惟有棄此他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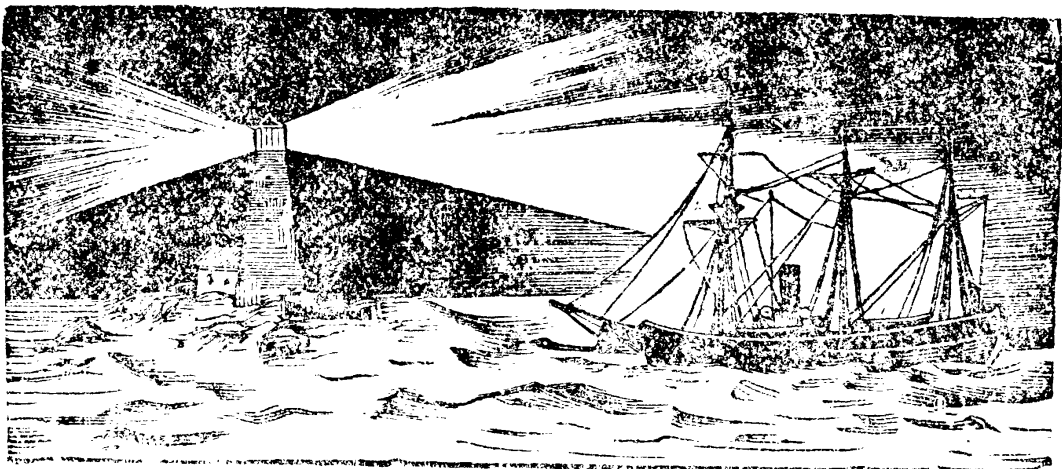
四七 燈塔

危巖伏礁之上，夜間以火標示來船者，曰燈塔。燈塔之形，

類大煙囪；緣以陰梯，隱達其頂。玻璃龕其外，置巨燈焉。

塔有監，職司燈，司燈者必以誠謹信實之人，按時燃燈，使海行者有所取準，而無觸礁之虞；苟懈其事，則來舟不可問矣！

北美洲某海濱有小島焉，島無居民，惟司燈者之小屋，巋然踞島上。司燈者曰孟尼科，與八齡幼女阿依丹同處。一日，孟尼科以小舟出，令其幼女居守。孟尼科事畢欲歸，天已垂暮，而颶作，電光燁然出雲，海暗如漆。孟尼科念：『不歸，則失燈候；燈



候失，誤來船。」又念：「幼女熒處，欲冒險刺船歸。」忽燈光一線，闌陰霾自海上而來，則塔中已熒熒矣。

蓋阿依丹自父出後，風雨猝至，私意：「父苟念我，冒險而歸，則小舟必覆，燈候又且及；失燈候而誤來舟，父亦不免取戾，計惟速燃此燈，使父見燈而慰，則公私均無誤。」

時風惡如吼，塔震震作聲，幾陷，女卒奮勇而登。既登，顧燈高莫及，勢將束手，旋見塔中有小榻，乃移來助之，仍不及，則積書榻上，履之以燃燈。風雨既殺，孟尼科方棹舟歸，阿依丹趨出，迎抱之。孟尼科賞其慧且勇，撫之而哭。

是夜，舟經燈下者甚衆，均免於難，則阿依丹所全也。

四八 如夢令 范成大

兩兩鶯啼何許？尋徧綠陰濃處。

天氣潤羅衣，病起却忺

微暑；休雨！休雨！明日榴花端午。

罨畫屏中客住，水色山光無數！

斜日滿江聲，何處撐來

小渡？休去！休去！驚散一洲鷗鷺。

商務印書館出版

教育部審定 高等小學用書 共和國教科書

新 體 操	新 唱 歌	新 縫 紉	新 手 工	新 圖 畫	新 圖 畫	英 文 讀 本	新 商 業	新 農 業	理 科 掛 圖	新 理 科	* 新 算 術	* 新 算 術	* 新 地 理	* 新 歷 史	* 新 國 文	法 制 大 意	* 新 修 身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教 授 書
一册 一元二角	三册 各二角	三册 各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七幅 十四元	六册 共四元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各一册 二角	二册 各二角	各一册 二角

(用通季秋春餘種兩季秋季春有編者*加)

元(1923)

Up-to-date Series National Readers For Higher Primary School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四日版

(小學校高級用書)

(新) 國文教科書四冊

(第三冊定價大洋壹角實售七折)

(外埠附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繆天綬

校訂者 朱經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